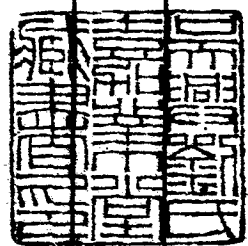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第七

傳序五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勅謚靈慧大師傳



送吳秀才歸汶上序

晁伯均字序

晁子安字序

燕遊十友序

勅謚靈慧大師傳

師諱仁節俗姓張澤州高平人也母初妊夢白光照室生而有異相眉目澄秀手通於膝七歲不肉食不衣紉絲恥從諸兒戲弄父為館書生授詩禮不受教書生呵責之師

曰自性具足寔無可學諸法空寂亦無所說何用讀書為  
書生曰小子敢爾吾獨不能教汝邪因師詰以經義范不  
能對師曰未能利己焉能利人書生大慙服其父聞之曰  
此兒夙生法器已能出離世間當求正眼證了真際是時  
白馬寺遠法師號通性相携往見之法師使誦金剛經繞  
啟帙逕發問曰一切經皆云如是如是之體果在何所若  
有處有名即是我相無處無名即是外道法師無以荅顧  
謂侍者曰不意今日復見善財童子後三十年當大揚教  
法汝等悉心供養師既融徹正智欲開度迷濁行化四方  
以廣緣遇幅巾芒屨不求變俗初不知其異人也儀鳳元  
年通濮州濮陽縣王敬僧邀止居第躬啓法席然宿蔽情

塵陰懷侮慢一夕與其母問法俯仰恍惚見金粟化身放  
大光明充滿內外敬僧惶怖回嚮亟斷疑網召畫工潛寫  
光相六日不成師責之曰賊心未除豈見真相敬僧沮懾  
悔罪更以黃金鑄像示堅固信一鼓完就師曰莫作是念  
須自心解脫方得見佛開元初南遊黃梅寓蘭若堂中見  
如來像不加瞻敬拊膺自喟曰大雄世尊顧謂第一座曰  
佛在身中莫從外覓恭敬讚歎皆是妄想作禮圍繞但行  
邪道一切凡夫知修福德心不修無住心知歸依色相佛  
不歸依自心佛如此起解未免墮落在因作偈曰真佛不  
住有相非真若求有相即是迷人中有明法師者善講大  
涅槃經指摘疑義懇師開決師曰三世諸佛十二部尊經

皆以無為法未審和尚將何詮說凡如說大涅槃還見大  
否若見大者即是說大涅槃若不見大而說大者即是謗  
大涅槃莫為語言了了便將我見如破此疑障師特為印  
證尋亦領契一日都督啟聽事堂召禪支名宿與師評對  
師辨才流連無敢敵者即曰是法平等本無驕慢亦無怖  
畏無為白衣論道輒生輕賤公卿據席爭持怯避今日諸  
人各為佛法大事如兩軍決戰箭鋒相迎先墮落者便入  
死地有說速道時諸禪子默認玄旨作禮而散開元五年  
南遊梁宋望都梁氣山象明秀謂其徒元惟良曰昔世尊  
未滅嘗有五百羅漢於此棲迹今猶有窳堵波在乃淮川  
福地也佛度衆生無有差別而衆生感遇自有期數吾將

大起佛事莫如此地耳翌日同次於盱眙先福寺頓錫涅  
槃院相地之東偏誅壑榛棘覆茅為廬從者如流不日成  
聚或問曰大師從何方來特起化道曰吾昔居西竺香象  
山北方衆生宿有因會故來度拔先有僧伽道人過寺三  
請不受乃言曰吾因緣不在此耳後有白衣人即無垢真  
身為法津梁汝當歸重昔五百羅漢居此嘗有甘井大石  
覆焉是人至止當自開洩亦正法流通之驗師既來從者  
告無水命具鉅鍤發石出井而飲溉大給今號為羅漢井  
九年師改修故寺慮嚮道者信心未固與門弟子曳杖淮  
上逢一流觜扣其顙而問曰金玉滿堂未知誰守四大六  
根今復何有明妙真性本無起滅情境蓋纏入生死道故

了之者不受後有味之者常與物遷汝等持修可復流涓  
 彼方之人聞是真語洗心喜捨斷材取鍛千里而至師法  
 力願海涵攝有情故神人弗違善惡均化方淵聖棟未具聞  
 豫章石浦山巨木無計復領徒南度躬命採度險翳之間  
 異物過須有大蛇呀喙氣焰薰烈衆不敢近師為之戒曰  
 毒無自性業力所成女子在前肯復殘噬觀汝此心本  
 來慈忍業未盡故還生殺害作是語已俯首委蛇而去斬  
 伐暮月得美材萬數皆筏乘流初曦淮浦暮夜風烈漂流  
 殆盡門人惡睨師獨恬暇自如須臾風息潮泛俱集浦中  
 後人號其浦曰旌異焉將達先福淮水幾涸最木大數百  
 章重於挽曳不日水暴溢木亦隨至廣陵楊生誓鑄大鐘

以修法具既而金齊方流如迅雷震聞於數里都人士子  
 竦動為徹頓有悟入越明年殿告成未嚴像設董事者請  
 募檀施師曰異日當天授寶相行俟之耳後果有缺像浮  
 淮而下泊於境上迎置廣筵巍然端睟乃彌勒佛也江都  
 劉氏鼎建寶塔所費億萬雕繪瓌麗工技幾成乏鉅金千  
 番夜禱於庭翻空而下遽就緣力門人謝居士西遊陝州  
 偶都督崔公酺饗於開元寺居士通其門願金剛像呵擊  
 之曰汝知佛性否聞者斥其狂執以見都督且疑其非常  
 人也命以情對居士曰吾非狂但令人誦金剛經不知  
 其義正如此土梗耳崔公却音技名諸釋子談金剛經義  
 無一人應者居士為開析如流聞者通解或問曰汝從何

證授日都梁山三賢大士吾師也崔公昔慕真範輒東向  
拜遣使馳五百緡副金帶以獻會肅使按縣或告師以左  
道惑衆使即詣焉引師訛責曰道人當以正法示人可復  
簧鼓邪說師唯唯稱咎乃哀會學徒講涅槃義如師子音  
振越闕厲使者深省妙趣摧伏魔見合爪稱嘆奉白金  
百千以助香炬玄宗皇帝早服高悟召入內殿恭問心要  
欲以如來衣易居士服懇託至三請俟他日乃受澤州司  
馬改號玄寂并賜章服道具適其所從師以應緣未畢願  
歸海上詔復其所將戒行有大乘雲禪師者領徒五百迎  
詣丈室祈稟機訣師曰若問欲佛即心是佛若欲問道無  
心是道心體清淨與虛空等不可執取亦無證解如如自

然乃是真覺大衆此是自身中事莫認他人語句努力珍  
重師還抵舊住有南山暉律師來勞跋履因問曰大士不  
破律儀不持戒法和俗同塵何有差別師曰名有緇俗心  
無凡聖吾從阿闍佛已來深得正法故內秘菩薩外現聲  
聞與物波流寔非有我今如此言迷執我見持戒出家本  
求遠離而心有我者即同凡夫律詩感喻而去忽有二梵  
僧參禮師引納尤厚嘗中夜講話但聞婆羅門語數日梵  
僧辭去門人訊詰宗嗣答曰此吾師也昔在西域遊化五  
天竺國為吾授記行止相失今四十年因謁清涼山方知  
投足此地然彼我異緣吾亦西還耳師道化大行風靡四  
遠華岳黃冠郭談虛榻來訪問遽謂師曰吾服氣鍊形積

有功德將何便門示我解脫師曰大道無形至虛為體滌除立覽物物皆無舍已尋方猶鑽冰求火冰盡力窮火從何得談虛慙屈悻然告往遇三虎踞道求哀戰伏師遙為攝持遂獲行邁初工事起徒邑人陳招不倦財施頓輸錢數萬師曰此暫從汝貸為汝守之耳師赴詔還招已殫困屬夜寢方寤聞風雨暴至卒無有也黎明家奴報數百萬錢還帑中矣師多劫因緣悲智具足威力無量降伏一切宴息經行天神擁衛故能警動聲緣成不退轉調服魔戲為善知識者其事非一也嘗訪臨淮富人蘭氏家有嵩山李全芝躡閣展謁蘭氏揖與之進師方隱几澄觀有二大密跡士紫金相持劔左右全之怖却願垂悲濟師為携接

門人吉證從師往上方既還已昏暮覩介冑巨人標相威厲徐躡廡下師至具以疑告師曰此名樓至如來最後得佛有大神力護持正法阿修羅種見即膽裂汝以定眼觀之勿畏也開元十五年為凶人誣訟刺史械付吏鞠訊尤棘一夕天雷雨墻戶俱徹同時繫者五木隨解吏以變白刺史徬徨懼禍師勉之曰瞋為毒業如火熾燃火盡復寒終歸清淨我法無諍猶如虛空穢溺兵燒空終不壞如是淨念勿生狐疑後縣令以強忍挾恚召師具飯餌毒其中師覆盃於地震裂三尺令觸顙謝通師曰法無我人冤親同等雖殺父害母不生憎怨如來性中不說罪福但實有心永離顛倒何多謝我也緇流無明每忌師出已陰賂姦

使託以戕害偵夜僚探鏐潛入見天人捧足龍象游戲屏  
氣辟易久之推戶聞然遽欲前進變現如故乃披兵悲涕  
誓從悛洗師棲止簡易不設扃鍵每出應供詔執金剛曰  
善為吾守果有盜得衣將竄拘不能去師還猶奉伏待命  
顧為執金剛曰姑舍之盜即弃衣慚遁其變異感忽不可  
思議皆此類也天寶初化事大就更命督工劉海者增傳  
殿址以杖畫壁曰大水將至明年淮流漲溢不移所誌廣  
陵耆老依止既久來懇師曰我輩與佛同世未能斷除結  
習願畫一音相晨昏瞻事庶幾常起正念不染三毒師許  
之尋召工和涅丹碧種種變化竟不能繪寺傭李遠者素  
侍巾錫以無心觀相落筆皆肖衆競讚禮五年十二月十

三日早方盥召門弟子曰吾因願既成來去順流今將逝  
矣吾滅度後四十年不移此邑當復相見學道人心生則  
法生心滅則法滅心法雙寂此名見性諸境攀援悉是邪  
見應如是知應如是往違吾言者非吾弟子吾非汝師嗚  
呼生死事大如救頭燃歲不我與悔將何及復作偈曰身  
從幻化生四大須變換還從幻化滅不滅乃非幻滔滔生  
死海迷者自流轉但照本來心一息過彼岸是夜向晨沐  
浴趺坐而滅報齡一百有五平地大雪林麓悲鳴山祇慟  
泣門人相與議曰昔皇帝為師改服云請俟他日今其時  
也乃掛衣祝髮儼如生存卜葬於山之高原而建塔焉師  
惠命無碍凡所說法皆密契楞嚴圓覺金剛的義故順旨



投悟委順而化者或以惻足或以坐忘蓋亦千計建中末  
傳業繼序者猶數百人驕兵蹴兩河師昔建淨居竟為煨  
燼因併寺於涅槃院將遷其化身傳以塗漆啟發之日鉄  
函已壞而神色不變鬚髮脩黠即以華幡道迎藏於別室  
往日之言正四十年矣五代之亂羣寇剽削有士人官于  
盱眙者挈取慈相絕淮浮泗過於彭門其舟屹然而止舟  
人聞之闔境奔仰或相謂曰至人化現有方隨緣度物豈  
吾徐之民將利其賜乎越明日道俗千人項負膝行奉安  
於乾明寺法雲所覆千里蒙潤西跨梁宋東達鄒魯長淮  
之南清汶之北有目有趾者咸歸赴焉我朝慶歷七年尼  
惠忠發大願力造塔於寺西南隅層甍危絢寶坐崛起四

方獻饗綿絡不絕數當輪巔發布光相觀者踴以嘆寺有古  
鐘聲振脩遠而樓庇太陋陰翳中射影簷障見隱窅間宛  
然模象連復數四玩揭重觀即不復有熙寧十年河決澶  
淵東注淮泗環浸城腹民命如綫太守眉陽蘇公軾率吏  
民致齋祝期以旬日之間水退城完奏乞謚號漲怒果息  
而淫雨連霖再罄誠謁廓爾澄霽踰月表上其事 天子  
異之賜號靈慧大師塔曰靈慧塔元豐五年高郵孫公覺  
來守此邦也歲久早請禱塔下甘澤霑足因取謚號勅書  
蘇公祈疏并刻於石河南王公說代領府事六年夏時澤  
愆香祠謁多不效公默念靈躡宿具薰饗達旦霑沃六月  
孫公以書移曹南李昭玘命採次遺事為之記錄得大中

元年釋德秀行狀於尼惠忠院元和二年翰林學士吳通  
微碑於故先福寺以二者參訂芟其重複汰其語意鄙近  
與事不合者證以年月為之傳云師出世與僧伽相先後  
故其事尤類蓋於後劫中同一緣化迄今雍熙塔左猶配  
禮焉或者以為宗門手足其寔非也

送吳秀才歸汶上序

唐李衛公薨百八十年士大夫有觀故物於其家者感嘆  
惻隱斂容肅心竦動耳目如見其人彼其聲音笑貌已散  
於冥漠氣血精魄復化為塵腐後之人方且區區起慕於  
手澤之遺物此獨愛衛公之賢為不足故也物之偶存者  
猶然果見賢子孫則愛之宜如故文肅吳公起布衣致位

二府熙寧初言事不合出治鎮海不暮年告薨澤施於民  
者日不給道行於己者未能如所斯天下之論至今傷之  
吳君說禮文肅公之季弟子自篤志好學議高而氣直落  
落有大器吾於文肅公雖不及見所愛者吳君耳夫水之  
阻闕者決之則灌千里木之壅壓者一發則枝大乎幹所  
精之勢然也吾將見魚山之冢松檟有光色汶水之廬賢  
士大夫結轍而來遊者復自斯人始傳曰樂與餌過客止  
吾無能留君矣君可自留耶日回月周時不與人遊君其  
勉之

晁伯均字序

南陽晁子過余曰公秉名伯父所命也取周詩秉國之均

為義願請字左右敬從教余因即其義字之曰伯均伯均之理固有本為子詳說之世俗之言薄等厚小齊大割龐補剗斷脛加足一視同情乃謂之均非也此小仁私智信情滅理自以為得盡物之心不知槍攘剗擊之患自此始矣天之於物寒往則暑隨之春生則秋殺之一雨即潤一風即動不為大者餘小者損乘其運之相推付其分之自宜即參而該更先後而一此均之義也地道亦然陵高澤深水濕火燥金沉木浮翼飛角逐若違若從若離若合各正性命混為一區所均亦大矣有人道焉貴食肉賤食藿君子乘小人徒賢役不肖不能事能尊則數隆卑則數殺使人以域守以畔立靡然聽順而無怨爭者各得其均故

也天地陰陽猶不能反物以行其私任人之事者不以好惡取舍累其心從其理之當得則不待斟酌推移而天下平矣必曰吾能貴吾能賤可進可抑可與可奪不任其均而惟其均之者在我其克濟者鮮矣斗斛權衡不為怨府至公之所寄也輕重虛滿一有心焉則無以信於人操之者罪也晁氏漢家令後文莊公以亮直忠厚叅真宗政事推大公至正以服天下而天下稱其賢吾子四世孫也好學有遠致以名節自勵異日必能似之吾子勉夫

晁子安字序

穎川晁子求字於余而俾序其說三反而益勤吾聞責善朋友之道也吾子既不鄙而與之游不敢不告人之秉物

大小輕重要之執而勿失也而莫<sup>御</sup>於執玉冕弁入朝奉祀宗廟大君天臨神明交乎左右圭璧在手屹然而立聲氣不動若有所聽者安其心以奉之故也不然傲而高怠而每下有所思而墮驚懼顛仆而倒置者中自亂耳士之學道者必以執心為主智及之仁守之莊以蒞之擇術既審見善既明吾將操而勿捨也如彼而所窮如彼而利達吾不知也行或繫之止或挽之吾不知也所知者吾如是而已見得不惑臨難不懼奉其身以立於義命之際甘言厚利不可撼搖夫威強有力者不能掣而奪也行無奔息卧無噩夢神舒氣怡泰然自若者吾能安之耳夫心危物也一動則不可禁三旌在前五鼎在後文繡眩亂嗷哇嘈

然勢物之徒左右招之睥睨之間風回波靡一舉手而攬之頽然形往安暇固平日之捉持者哉詩曰秉心塞淵外物之來不得其隙而入窅然靜深無以撓之非安而何昔文元公仕仁宗朝致位內相履道夷坦與物無競及其老也退而家居著書樂道以終天年出處之際始終完以天下大夫皆尊仰之究其心之所安非一日之積也吾子好學深思靜以自守不妄取捨異日必能似之謹再拜以告請字曰子安

燕遊十友序

余發故篋得頃歲所藏古器銘識晉唐石刻唐人遺書名公墨蹟臨做諸帖小畫水石蟲鳥傳模畫本類而緝之判

為十帙名曰燕遊十友此十友者淡然相與無求無責數見不急久不相接不相遺信乎可與忘年者也日有餘力悠漫無寄遇事齟齬頽惰不怡揖十友者置之坐隅更出迭進各獻其能而為余勉焉吾是以出處與之俱而人莫能間也客有聞十友者過而謁之謂余曰孰無好子獨瓊陋淺促非磊落人也特兒戲耳余日以紙為鳶以竹為馬奔走跳擲觀者笑之乃自為戲而不以戲人於人何病必曰舍己所好以從人正所病也客曰垂頭几案手不停披目運心移卷窮意盡此頃與之適耳余曰雕堂綺席歌筵迭作歡樂飲酒亦頃與之適也適去而憂隨之則余不與焉客既無以屈余意又從而諛之曰傳有云不有博奕者

乎為之猶賢乎已爾今子之賢過博奕遠矣余曰彼夫子進人之語也若賢之寔其誰可居自曰賜而下不敢覲焉不然何其賢之多也果以此為賢必有操戈逐其後者矣因強而藏之曰余友者聊以自娛非悅於人也何必示人客默然而退政和丙申季秋序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之七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第八

雜文四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潞州戒焚死榜

祭枯骸文

祭晁次膺文

祭晁無咎文

潞州戒焚死榜

今日日通判軍州事李某謹出榜告潞州軍民百姓某聞人者仁也不易父子兄弟之恩葬者藏也宜有棺槨衣衾之制此皆性所自出禮不可違孝子由是盡心聖人奚以強世故標而掩親亦必有道矣土不侵膚則獨無狡乎苟

為無傷是不知本惟夷狄之異類猶草木之無知平居殆絕於思親一死即同於腐臭遽加焚灼不待覆藏願惟中國之民久被先王之澤詎從非義反害大倫夫死必有歸葬之以禮身體髮膚昔之所受居處笑語尚或可求而乃藉以束薪付之一炬雖悲哀未盡而殘忍已深裹灰燼以故繒封罌缸為吉宅弃捐無日曠久何追有慙掩骼之恩幾類析骸之酷凡人處已則幸其安逸待物則終以愛存棟宇以避風雨之憂犬馬猶加帷蓋之賜患不思爾豈其遠歟至若蜂螫手變色踰時蚊蚋嗜膚廢寢通夕因心原理觸類反情何其溟漠之間畧無痛毒之怨載懷及此良為惻然况爾名邦號為美俗去唐堯之千載猶有遺風

介劉氏之數州不從僭命物大地廣閭里相安土厚水深耕稼自養惟茲大事獨愧良心豈生民有此不仁亦貧者無以為禮當州具陳其弊獲請於朝出公帑之羨錢易近郊之善地置之守冢繚以周垣倘未能為七寸之棺姑可一寄一丘之土歲時展省獲奉掃除魂魄慰安不為崇禱重申告令明示通衢行之非艱勉焉無忽

祭枯骸文

年月日謹遣某人致祭於無主亡人之靈嗚呼人死曰歸歸於窀穸棺槨衣衾以棲沉魄爾今何辜暴露殘骸馬牛踐馳遊稚鞭擊穢蒙泥沙痛梗榛棘嚴霜烈日誰爾覆匿人或通之掩鼻屏息嗚呼爾非高封大冢環以楸柏口珠

腰下歲千億盜斯奪之斲伐窮力解襦推頤支首離折  
者邪爾非椽甲負戈橫身赴敵主將捉戰力殫氣折肱  
斷顱痛貫刀戟妻子不收為鳥鳶食者邪爾非獨馬傲車  
輕鄉遠客歲月頽暮閔河斷隔失志易感沉憂生疾零飄  
路隅裹以箒箒者邪爾非哀門敗家子弟孤阮故阡不歸  
遠寄別域孤穿鼠噬土腐水激莫知誰何但餘瓦甍者邪  
爾非荒年阻飢凍憊空瘠易子析骸朝不支夕嗷嗷道塗  
連藉交路不施藁薪填委坑谷者邪爾非宿姦老克喜為  
剽賊白晝殺人盡於貨殖危生殘家禍抵梟磔投屍溝中  
犬彘跽梓者邪今夫荒叢蔓草廢墟古陌晦雨淫淫悲風  
索索頽步躑躅伸吟啾唧使爾不得歸邪天門九閔虎豹

赫赫磨牙搖毒啄人肌骨幽都九重旁立土伯三日虎首  
噬人如腊使爾不敢告邪假時凶災偷起厲疫寒熱更作  
燒灼漸浙憑跡附聲驅巫走覘濁酒腐鬲日幸咀咋使爾  
不得已邪嗚呼古之葬者既穿既塞或土親膚猶為嗟惻  
胡寧忍斯散弃中澤藏之壙阡溫以絮帛魂兮來歸於此  
安宅

祭晁次膺文

嗚呼連城之珍一世埋沒既發其光墮地而折千丈之松  
半死復生火風橫來無復樑楹成毀在數所難者才有人  
如此宜哭之哀嗚呼次膺偉卓踈明沫泗而西千人之英  
擢第熙寧文辭驚人頭角嶄嶄莫敢與羣游刃百里事無



少留竅欲俱解熟為全牛側目青雲軒軒欲舉初無猜心  
乃觸豺虎解印投檄幅巾自娛良醞佳客日不可無不愠  
不戚薰然以和人或憫嗟惟以嘯歌辨說古今疊疊飛屑  
捆載而歸傾倒不竭誠心與人洞見膺腹窅然曠空如百  
間屋老驥伏櫪雄心未平寒雞失旦猶思一鳴嗷吹杖漚  
晚有元老振衣彈冠翻然而笑一顧增價高視上都不得  
給札垂化已殂易簣方終命書來下哭聲滿堂賀客回駕  
奔命之初促裝晨發荷夫褰裳斯馬漂沫素車東來徒御  
行泣雙輪不膏旒旒如濕哀樂相尋曾不踰月感忽之間  
星流電滅投分既久情均弟兄一日不見鄙心已萌清風  
皎月每與我期高山流水誰復我知華堂晝掩啼猿曉驚

時見墮葉不聞履聲死生往來聚沫遺蛻造物者誰以我  
為戲魂兮歸來勿起遐想八荒愁人跳踉焉往瞿曇老人  
有國無碍子嘗注心胡不造邁魚山差峩天衣未蓋清流  
在旁下貫淮海宛宛其中亦既築室此焉歸骨百世之吉  
大事將舉已告日時敬我看醴一慟長辭

祭晁無咎文

人初有生豈獨無死死而可哀孰不涕泗公雖人豪標度  
翹偉妙峯千尋玉海無底九流百家遠探旁貫白羽一揮  
傾倒河漢騁詞流離躡轡韓柳人昔仰之維北有斗名卿  
鉅人未識為愧牛童馬走喜道姓字海岱千里翩翩孤鶩  
中流摧委垂翅十年大息生成復請試吏窮陬小壘直為

負計易官淮泗往綏疲民坐席猶冷計音遽聞故園來還  
三徑埽跡猿悲鶴怨松蘭故危念昔握手笑語道隔今拜  
堂上憑棺以呼驪珠沉海曾嘆遺墨茂陵殘編尚寄他日  
我有旨酒魂兮能來瀉此一觴莫知我哀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之八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第九

雜文十一首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問默

書鄧先生石几

跋閣本法帖

跋三代款識

跋東坡真蹟

跋郭填諸帖

跋孟仲寧畫蓮社圖

跋石曼卿詩後

書六逸四暢畫本

戲答閔子常悲墨

書筆工王玠

問默

莊周曰道無問問無應然則即理而問則問不在言即物而應則應不自我此之謂無問無應而問默所以作也思立先生僻居離羣不誦詩不應賓客不呼奴隸不叱雞狗坐如寐立如齋行如有所失而未得居三年門無車庭無屨人皆怪而莫敢通有客升其堂扣其几而問曰先生何為者也先生支頭自若客下堂三呼而三招之先生嗒然不顧客將去為之歌曰明者塞而智者迷哀今之人兮似是而非先生矍然而起不待納屨竭蹶而追之曰吾居三

年口未嘗言而心之所潛意之所至略自得於成心矣若夫逐者之闐闐聚者之謹謹故不能挫吾精而敗吾思今子反以為似是而非子猶有至道之精挈我而上遠邪將強聒迷繆而通詆我邪客曰吾嘗相先生之形左耳目聰明而右耳目不達殆非陰陽不和而有偏傷之患先生幸以嘗覩聞者告我我因藥其傷而起之先生曰甚矣人之多言也言不若默然而識之是謂大得故天無言聖人欲無言一言以為彼二言以為此三言以并彼此道未嘗有彼此者亦未嘗無彼此也各操而議之果奚在夫言之一出至於三言而未能定則是非之相雜愛惡之相攻復凡千萬言而後已言之愈煩離道愈遠使天下之人沉偽而

失真撫華而去實者言之罪也。意言之為患已甚而又悲夫言者之自害也。南方有羽蟲利啄而善鳴鳴亟益哀咀血而死北方有介蟲服氣而善息至潛而不躁其壽千秋。今夫嘵嘵之口馳心氣而擢精神撓靜淵而洩和理反以害其生則吾之默默者豈特罪畏哉亦謹養吾生而已。客曰先生可謂能默者也。夫以言為無累邪言多則數窮以言為有累邪言雖滿天下而吾道寧喪天地之於萬物也。雷震風鼓雨流川激百獸以羣嗥昆蟲以類鳴有形之相磨有氣之相觸未嘗息也。然則太空寥然至虛漠然又何累焉。故有道者無所言無所不言終日言而非言終日不言而亦言其於言默也奚擇。浮屠氏號為居士者問其徒

以不二法其徒解析連類標三十二說以獻警然不答而三十二心皆化不害為能言蒙人學老聃者著書數萬言無謬悠之說無端涯之辭連作而無傷恣縱而不僮稽之無度逐之無宿不害為能默能言而不能默能默而不能言是乃據道之一偏而非夫泊然大通者也。射者之惡蚊蠅則志靜奕者之思鴻鵠則志動以靜對動則靜者勝然域於靜則失也。古莽之民善眠故多息阜落之民常覺故多勞以息代勞則息者勝然徇於息則非也。今先生能默而不能言猶拘於所域而蔽於所徇是以有偏傷之患而不足於沖和之氣以吾觀先生之不言殆惡夫與物爭而先生之志猶未出乎爭也。有人曰龜長於蛇白狗黑犬可

以為羊雞三足此形色名數之非其實者也苟知天下之物不出於形色名數之異則天地之間同一物耳不足辯也故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此之是非利害歟如此則七竅流通百體俱融尚何鉗物結舌閉心一氣譬猶食未下喉噎不得吐如此復自快耶至人之出言也與物去來隨起隨滅如鳥度空如風過物可見而不可逐可覺而不可執方且趑趄然從其後而撥之不亦惑歟先生曰子之說然矣是言猶默也默猶言也敢問非語默之時孰辨曰吾智淺意迫不能知請詢之黃帝孔丘先生曰黃帝孔丘今亡矣將焉問客趨出先生頷之而不謝

書鄧先生石几

先生避地者也不以世故累其心人亦未嘗以所徇而干先生之好低回隱遠以自完潔不願聞乎時時亦不知先生果何人也城隍之東北其地阜以高先生即而築居焉蒹葭蕙蓼之披拂鶯鷓鳝鴛鴦之上下乃數十年之廢墟先生不以荒污窮僻不可居也覆茅為廬四面環堵鑿戶如竇樞樓而出入不閉不鑰無食器無臥榻席地而坐隱几而觀書草深苔滑蟲鳴螽躍斷人足音人不堪其陋先生幸是以避其身未嘗厭也一日先生出有盜過其廬弃書揭几而去先生曰吾不遊井里不愛聲利是非之束縛榮辱之凌溺富貴之侵忍門權之凌咄吾逃之久矣而盜不

容尚何遯吾之窮也夫盜之取吾几或售而食或析而炊吾不知然盜生於所利利生於所用埋黃金於地下不若瓦棺之能以無取於利故也吾今琢石為几堅厚重大絕臂不能移以利則甚賤以為用則太迂吾庶幾保焉以是語天遊子天遊子應之曰先生以昔之有所利而不可保過為堅厚重大使不能移先生慮則勝矣先生之跡未免為誨盜也天下之物適來適去行流散徙不可捉而有也故達道者賓之而不主得之勿喜喪之勿悲先生不能隨物去來方且強梁去智而與物爭吾恐先生不能遯而猶區區為盜者守也壑舟之藏其下千仞勇者或負而趨之則物有所不能固北山之險其上九折愚者必墾而平之

則力有所不能屈今先生固我有以屈人之力吾是以知先生未免為誨盜也先生始無其几無意其存亡適為几之義以達之於性命之際庶幾有所有而萬無喪也几之為器憑之以安石之為物置而不動先生憑而安之且不動也猶是外觀萬物之芸芸內觀一性之明妙則知天地賊我陰陽奪我亦不甚毒耶先生冥是心以超乎天地陰陽之外虛而遨遊雖萬變迭陳乎前而湛然常寂是几也流落乎千載之遠或為柱下礎或為冢上碣霆震風折水泐火裂塊而礫蓋而塵會歸磨滅亦不足以喪先生之所存又果可為先生物哉

跋閣本法帖

太宗皇帝治定餘暇遊意翰墨嘗遣使購古帝王名卿墨帖集為十卷詔鏤板藏禁中每大臣登二府即賜焉歲久寢不復賜元豐中嘉王嘗從神考借其板模拂幾百本王府官盡得之士大夫間亦嘗見一二初長沙僧希白再廓填刻石河東潘氏御史劉汝莊又作別本論者謂希白善書不甚失真潘復易次間以他書御史所模尤踈濶夫獨步者縱學步者拘因人之迹而又加意焉則目亂而心疑神已虧矣故終不近也天下之物亦有以偽冒真者亦不能與真並行蓋有公是存焉自此尤以閣本為貴

跋三代款識

篆隸出而正書作正書作而行草興非獨古異以為奇亦

所變之勢然也字畫之工初盛於魏晉魏晉之間江左惟逸少尤著世數遼絕散落腐壞之餘出於物數之幸存日力之必能保者時一見於好事之家良可貴也昔韓退之作石鼓詩以為俗書失之姿媚亦至論也紆餘鮮妍粲然動人無復高古之遺態此姿媚之過也三代款識為諸帖之冠嗚呼冠劍夫人朱鉛女子難以並觀孤裘純儉或作約又作繡衣繁錯不可同筭而進識者自有別矣士固有陋古而排獨好者亦未易曉也一作士之學道不能自信陋古而變其所習以排其眾人之好君子不道也

跋東坡真蹟

昔東坡守彭門嘗語舒堯文曰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

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我則心目手俱得之矣觀其用筆凌厲馳逐出入二王之畛域而不見其轍迹晚年獨與顏魯公周旋並驅而步不許退也長牋大幅風吹雨洒如掃敗壁十目注視排肩爭取神氣不動兀如無人譬諸解衣磅礴未嘗見舟而操之莫知為我莫知為人非神定氣閒孰能為之必曰三折為坡隱鋒為點正如團土作人刻木似鵝復何神明之有

跋郭填諸帖

余嘗讀張彥遠法書要錄載二王書猶有四百六十餘帖以今所存考之十無二三此模書不可廢也陶隱居曰郭填蕭益曰響榻人空郭存聲散而響未闕故蹤餘韻歷歷

可據慰人多矣壘楮弱薄一出囊笈則沒身朽壤初因傳模後來者得窺其髣髴與夫為去臣鑄金與亡國繼絕蓋有不忍之心存焉智巧之徒點漬穿缺綴以印章年次欺衆人之耳目不知而受者徒為人發笑知而受之又挾其欺以逮世榜牙冠玉襲以文錦冒好古之名掠人之好已復何心哉

跋孟仲寧畫蓮社圖

舒城李伯時作蓮社圖士大夫傳以為佳玩謂可與輞川並馳潁川晁無咎復得遺意頗加損益集古名筆以緡工孟仲寧為之曰可曰否如左如右獵奇擷妙變化隨出雖摩詰復生恐不能過也夫意之所詣為難了人之意亦非



易伶人吹管假工揜竅直肆橫出抗屬厭抑終不如律使其心應指應皆與神會則無不諧矣古之任事者嘗患不得其人為用用或非其人故余於此畫特有取焉耳

跋石曼卿詩後

右石曼卿詩三篇為侍御史高公作也高公初自御史以言事忤丁晉公出守淄川天聖二年擢戶部判官坐試進士擅不如格左遷監兗州酒三年復官知單州時曼卿為濟州金鄉宰馳此詩寄之高公志大氣剛學貫今古論天下事有理勇於自任雖屢謫逐志愈不屈文章雅重有法度作詩務高古語健而志深一時望人也曼卿以豪偉自許獨深知其為人執弟子禮敬事之其詩引賈誼韓愈杜

甫以見不得其志才不下古人區區真復用以發於事業以此觀之士君子氣節相與又不可苟合必欲致身於功名之會惟恐汨汨以死非特言辭取悅而已未幾高公再入為鹽鈇判官屬大河決澶淵乃疏利害議者不喜罷去知陝府卒於官後十年曼卿自海州通判遷祕閣校理上書陳西夏十事不報既而元昊犯吾圉邊邑騷動天子稍思其言方試一事不幸病且死嗚呼高公終身力行而三躡曼卿纔一進武而遂殞厥身竊讀此詩良可嘆云大觀戊子仲秋朔樂靜堂題

書六逸四暢畫本

世傳四暢六逸畫本人物清肆不類世俗多以此愛之六

逸者或以謂嵇康劉伶阮籍之徒四暢則不知奚人也觀其氣度超洒以琴書相遊冀世有傲世意其亦晉人之流乎噫者引仰鶴飲而橋顛起者踟躕鴟蹲而捉膝拊背者據杖而伸足剔耳者目注而心凝壅關既攻竅戶流通痛癢既祛肌絡皆充如噎得吐如跛得足如川決防如馬脫羈猶未足方其快此四者之暢也既醉而歸日暮牛飢鞭之不隨偃蹇將墜扶者不支欲跨而行頽然無所據奔驢駭御童子挽繯却顧後者擁之而不去二人者醉也斟酌俱適中褊不適彼罇既空欲辭莫得二人者將醉也吹竹為歌以相侑酬舉手抑耳請竦曲終二人者飲方和也解衿擢帶脫履墮帽禮法所不能禁君上所不能使以天為

掌以地為塊以日月跳為丸以生為衣中虱以死為南面樂寒暑晝夜固有知覺深飭大斗日以濡口飛鳥不瞬疾雷不驚昏昏冥冥我將何營雖祿以天下爵以人主無以易其樂此六者之逸也吾不知四者之謂暢果固然邪果適然邪有役人焉日夜馳負勞形怵心駭足胝手食不充口臥不并睫一旦休其作程藉以莞篔簹以梁肉百體俱舒屈伸自足其心愉愉莫知所得吾恐彼以為暢者正類是也吾不知六者之謂逸果無徇邪猶有徇邪有狂者焉惡聞人聲不願見色蔽目厭耳遠去莖菴謂人曰豕謂居室曰牢笑謂身曰囚謂衣冠曰五木散髮徒跣曠野而走吾恐彼所謂逸者正類是也夫未能忘形奚所謂暢未能

忘心矣所謂逸形忘者無時而不暢心忘者無事而不逸是道也語不能傳意不能至惟天樂而神遊者知之尚何感通塞於形骸排夢覺於杯杓哉彼數人者居相從坐相觀視天下之所得無以易我者固不知出醞釀而有大地舍斗水而有無津涯之江湖方且冥冥而飛相煦以濕亦可悲矣夫可悲者既甚愚悲人者亦未為智吾又安知不有悲吾之悲而不自悲者哉噫民之迷也固已久矣

戲荅閻子常悲墨

寂寞先生蓄陳唯進墨久矣一旦李子挹之而去先生悲墨之不還也作詩以追之李子有辭代墨以對 魯人陳玄敬告先生保我幾三十年蒙埃如烟零丁壁間萬

全之壁猶不易焉上書公車移文北闕俯仰前却會無一言愛而弗用莫加弃捐遇我何疎鄙我何厚玄圭不完漆身日瘦縱飲一升何補藜糗歸乎歸乎不若為李子之壽

書筆工王玠

東州筆工視他處為最勝前輩如睢陽元道寧曹南屈士安金鄉韓振營丘梁道皆為士大夫所稱近時彭門出彭嵩與數人相先後今已亡矣惟鉅野秦穎丘自然工雖不同各有妙處比又得單父王玠製作精密已與時流並馳而獨駸駸未已也唐人多善疑其用筆亦各自擇如顏魯公之端重柳河東之峭整歐率更之道勁虞永緩而不弱褚河南清而麗李北海楷法好為卧筆沈江西行書正

出懸腕隨意作勢自成一家故善造筆者唯務識人意乃能盡妙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之九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第十

書五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上眉陽先生

上蘓黃門

上孫莘老

上孫莘老求先人理銘

上顏朝奉

上眉陽先生

月日謹齋潔裁書馳獻於眉陽先生閣下某記為童時先生父子兄弟一旦出岷峨四方士大夫稱誦其文曰有宋以來未嘗見此文也至採拾先生父子兄弟所著書人人

為長編大軸手自標札較其所得多少以相輕重某是時嘗得其本於親家雖未能深達義趣讀之反覆不知所以不能廢後數年偶友人晁補之自新城侍親歸云辱在先師門下雖疾風苦雨晨起夜半有所請質必待見先生而後去先生亦與之優游講析不記寢室必意盡而後止晁君氣豪邁辯博俊敏下筆輒數千言紆餘卓犖肆擊斂各盡其妙嘗曰此文蘊公謂某如此作此文某所作蘇公以為然者也又數年先生罷東武還朝晁君見先生於京師既歸昏夜扣門開軒置燭出先生新文十餘篇捉席吟誦晁君健詞氣每道先生言語至絕險處口吃如不快意須臾風雨暴落窓撼燭滅恍惚之間疑有神物二人者獨

把卷嘯嘯恍然不知心形之俱忘也某與晁君少同學而齒差長自知議論智識遠不及而彼獨道於賢先生赧顏熱中憤排交作不幸頻年已來憂患摧鑠身窮而志感坐則面墻舉頭則碍屋慨然思遊四方趨走於賢士大夫之門少起其哀情湫隘之氣然而賤迹囚繫觸事乖闕猶區區收拾古人腐餘綴為文詞出應有司而輒玷一第得官於徐徐先生舊治也夙迹未遠門生故吏多出庠序而半在官府每相遇者論先生德義誦先生文章堂上琅琅終日不絕某獲代者舒堯文也堯文辱先生深知把酒揮墨登臨嘯歌無日不相尋言先生與人交畧去崖角洞見肺腑恐其不親己人亦自忘其鄙外而不知所以化一日登

黃樓曰此蘓公燕集之地也酒後喜為文章盡篋中無留紙如方盤大斛瀉出珠貝照爛磊落鑠手奪目衆人排梓爭先取之惟恐其攫之不多也是時晚風落日遠山逶迤川流無波白鳥上下竊思昔年席上之樂徘徊俯仰欲去不能蓋中心眷焉者不獨在夫山水一時之覽也某與堯文仕宦同而堯文辱先生之遊最久物我未忘每自慚恨未幾王子中秀才以書見投出新文五篇愛其氣質深重擺出俗習不類科舉文字乃知先生弟子由壻也某切不自度扣以先生動止則曰蘇公在齊安掩閉著書俯仰一室淡然自足如巖居隱士之行與世相遺稍無謫官意嗚呼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古之聖

賢安居無事修身誠心者必期至於此而後信今斯人也某何得預聞焉故某昔之所謂憤悱慚恨者皆不留於心而惟知感動慨歎夜不卧寐自謂終身所脩何為而及此也某踪跡之賤未嘗聞於執事之前而出處違忤不得一拜道德之貌所幸傳先生之詳者皆出於先生交從親舊之間而得之尤多然而問魯人以泰山其言如是而高如是而大已載於目前矣至於雲烟蔽虧氣象明晦日麗雨潔春濃秋瘠變態無窮雖魯人有不能道者要須屏心注目躊躇終年而後能盡也天聽不遠人意相望朝廷一旦以詔起先生而位在公相不肖方謀為祿仕南北未定不知何時得造門下區區所懷輒爾陳叙窮冬苦寒惟乞為

道自重不宣

上蘇黃門八書

月日具位某謹齋心伏形裁書寄獻於筠州宣德先生閣下某成童時已聞先生文章道德光耀震發驚撼天下耳目於今二十年公卿大夫閤卷之士講服傳道者嘗竊聞之矣自以賢不肖尊賤勢不相及復至出處乖隔無緣趨伏門下譬猶景星一出高者先見三尺之童行於稠人廣市之中欲引頸而望光彩未可得也守官東徐數月先生之壻王子中惠然肯顧不以不肖無可與語寓學舍幾一年數道先生議論風趣頗熟於日前者稍獲銘誦日夜感躍如窮乏久饑之人乍食梁肉縱未得大嚼聊使染指槍

鼻亦足自慰幸甚幸甚後於王子中處得先生筠州東軒記讀之其意欲歸伏田里追求顏氏之樂又於高郵先生處得棲賢法堂記讀之以謂士苟一日聞道則死無餘事未幾黃州先生以書見復云舍弟子由學道三十年今粗始聞道考其言行信與昔有間矣某獲是三說敬拜避席斂容以思雖未能造先生之門上其堂而窺其室正猶牧羊之子方散亂失筭於多歧之間行大道者忽出手而一指之也嗚呼士之困於俗習易已逐物頹靡不返失其本心不而知學道之可樂者久矣非高明君子篤好而特立以振拔其昏憊欲死之質則聖人之門何賴焉此天下想望先生風采者非獨某一人也薄祿所縻未能脫然以去

屈膝請教於下風而願為洒掃之列不勝慚恨伏乞為道自重下慰士望不宣再拜

上孫莘老

月日具位某謹百拜獻書於留守先生凡下某應舉時金陵荆公初在政府四方士大夫望風而來者戶外滿履堂上滿席得荆公一言則公卿為之改容得二言則天子置之高位當時士大夫待荆公而進退不知幾何人也後荆公之罷政平日為之倒履屐足席者稍稍去而從他門毀短排陷訛訛百出雖市道不若也由此觀之前日之來逕為勢利爾今天下與語荆公道德同器識均趣舍之迹獨不負於終始之義特先生一人爾此天下有知之士歸先

生宜何如矣某天與遭遇幸先生來守徐憫其可教不忍弃之汙賤樂與之進三沐而三薰之日夜感勵不知所使而心中區區有欲傾瀉於左右拘以屬吏不能豁然自道者久矣某生質卑近所見多昧性復緩澗不急於事每聞時人議論謂貧賤可恥富貴可致如夢睡中聽人語天上事爾雖略者心獨不知其可到也見一二輩纔入仕宦便得美官柔聲怡色惟恐不當人意如觀木偶人戲伸眉俛首舉動不自持但竊笑其機索使然爾某家本儒素先人在仕三十年纔有田數頃子弟閉閣讀書未嘗苦生事先人弃養既終喪私故敦逼弟兄奔走四方汲汲於祿仕不肯守官於此獨無他責俯仰一室黃卷中日與聖賢對為



吏之樂莫甚此職但人生多事簿宦往來正如逆旅爾恐未能盡如今日之優游也有少強眊笑人親俗事喜就書史雖不能多記誦古人趣向粗覽大槩平生藝習書射音奕略無所好一讀古文輒終日不厭遇事感激聊復自賦雖組織非工要隨意遣適此二者縱使窮老愁餓決知其不能廢若夫形骸之外非志所願而力不足者久已忘之矣仲尼曰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自惟齒壯子長去四十之年如數朝暮脩身行己治性養心之效曾未及古人之一二而忽忽將老此寤寐憂懼深自痛恨者也不幸事先生纔數月僅熟於聲貌而先生移鎮留府官責所拘不獲追隨杖屨豈復天使之終愚乎伏承使旌

戒道有日謹齋心服形三日不外視敬拜坐末願終餘教使今日之遭遇獨有異於碌碌者他日不辱門下之遊沒蓋知幸不宣某再拜

上孫莘老求先人理銘

具位某今日謹齋潔裁書西鄉再拜獻於祕監學士先生閣下某嘗謂天下之情有欲於中者不能無求於外其求之也或樂而與之或拒而不應蓋求之則一而所求之者二也以利求人者憂於世俗之所必爭宜拒而不應也以義求人者合於君子之公好宜樂而與之也某今日之求正為義爾此所以內省而無疑直往而不懼特有望於左右爾先君在仕四十年信道守義端重靜肅不作苟見

不治苟得不趨俗不干譽世之所謂貧富貴賤寵辱利害者未嘗櫻拂其心進退去就之際漠如也故見利則知畏未衰而早休安其志而已挾此之志以遊乎世其為人深知之也固寡矣雖然在先君言之志不願知於人則可在人子之心不能明先君之志以貽子孫以聞後世則罪也使有勢位者明之邪則不敢累其心使善詞說者明之邪則不敢誣其寔必求諸有道嚴正君子而已恭惟祕監學士先生道足以信萬世行足以服天下取舍以公議論不妄後生學士潔己以矜仰王公大人悚心而畏屈非獨不肖所受教也今得先生一言以銘先人壙中使其志足以貽子孫聞後世不泯泯於寂寥茫昧之中則人子之情沒

齒不忘伏祈先生憂恤之幸甚幸甚自惟不肖嚴事先生視之以父也先生所以教育不肖視之以子也事人以父者必如其父而不欺教人以子者必如其子而不外此區區之心尤恃其必獲也俯伏聽命下情無任徬徨激切之至不備

上顏朝奉

某啓前日嘗辱賜手書曲示存恤屬私事未定尋失裁報獲罪多矣先生弃養十年門緒哀墮兄弟宦粗知所立手足相助日望起家先兄最孝睦行已端肅有古人法度不獨兄弟所愛教鄉人尤樂親之年方四十三官至一尉平生所志未及開發一二遽爾權謝天罰何太酷耶二子

雖已勝衣可以奉後而田園廬舍久廢不治其中春頊暫  
謀歸計使孤嫠稍安然後復還願未得罷去為恨伏聞子  
由先生過彼數年之別一日會遇相與解斥世故講其學  
道之妙此賢者所樂也不肖安得與之志氣所同必見於  
酬唱使一咀餘味猶不陷溺於小人乃所願也中年多難  
觸事氣喪兩鬢蕭然輒已半白自悔少時務學鮮淺不求  
深趣區區所聞正在膚革今日思之夫是謬悠爾此所以  
急聞救藥也見論子由先生云管子中有佛書精要處此  
亦無可怪但至理無二言會於理便為實際并卷常談出  
於鄙夫鄙婦有與聖人合者理不外是故也鬼谷韓非之  
書推本道德時近玄百二子安足知老子哉其言適中爾

管氏之時固未聞有佛縱有之亦不為佛觀其書者喻其  
理可矣安在學所問耶昔人有談不死者或從而學之未  
及門而其人已死猶恨其學之不早或曰自謂不死而其  
人已死乃誣也奚恨曰彼雖死安知其無不死之術正如  
管氏未知佛而其言有似之也先生以謂如何滕人未得  
雜錄一卷寫畢歸左右巽臺記更一二可模單氏東園記  
方謀鏡刻此月未必得馳上新著必多願無吝貶教春溫  
不雨惟真節宣自後不宣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之十

